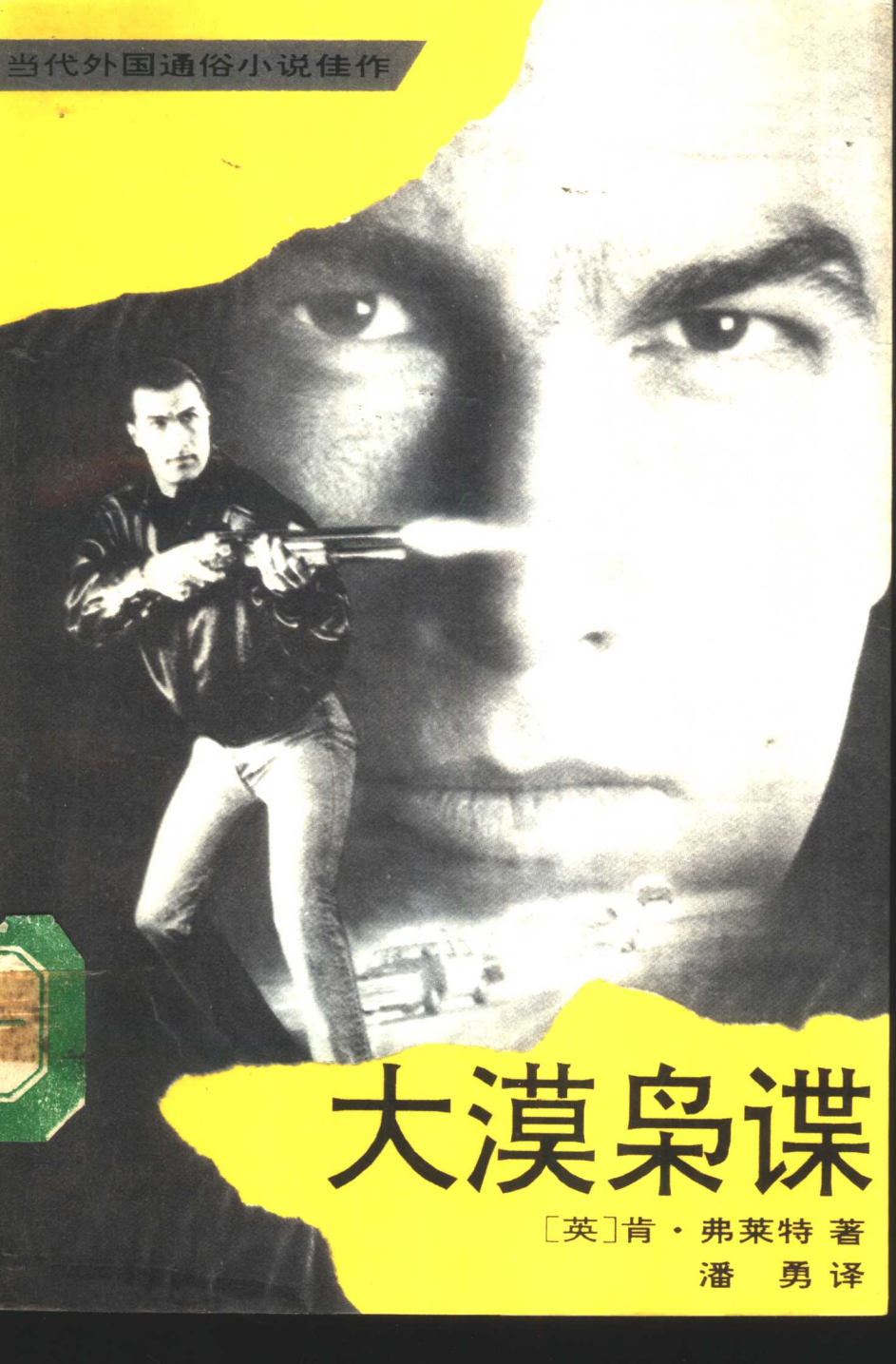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大漠枭谍

[英]肯·弗莱特 著
潘 勇 译

当代外国通俗小说佳作

大漠枭谍

[英]肯·弗莱特 著
潘 勇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THE KEY TO REBECCA
KEN FOLLETT

由 Hamish Hamilton 版 1980 年出版

大漠枭谋

[英]肯·弗莱特 著

潘 勇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358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765-X/I·1214 定价:6.10 元

第 一 部

托 卜 鲁 克

最后一峰骆驼晌午时分倒下了。

这是他在贾洛买的一峰五岁口的白色公驼，也是三峰骆驼中年轻力壮、脾气最好的一峰。他给予了它一个人对牲口所能给予的全部的爱，也就是说，只有一丁点儿恨。

他们沿着沙丘背风的一面往上爬，人和骆驼笨重的大脚在流沙里踩入拔出。到了丘顶，他们停下了。眺望远方，眼前除了一道道要翻越的沙丘，还是一道道要翻越的沙丘。骆驼仿佛就此绝望了，怀着对死亡的漠视，凝望着旷寂的沙漠，它前腿打弯，后腿跟着沉了下去，象一座纪念碑似的卧在了山顶上。

那人用力拽着骆驼的鼻缰，它向前伸出了头，脖子也被拉直了，可就是不肯站立起来。那人又绕到后面，使出全身的劲猛踢它的后胯，如此折腾了三、四次，最后，他拔出一把削铁如泥的贝督因尖头折刀，戳进了骆驼的臀部。血从伤口涌了出来，可那骆驼连头也没回一下。

那人明白了眼前的事。由于缺乏食物，牲口的身体组织就象机器耗尽了燃料，就这样停止了工作。他曾见过这样倒在绿洲边的骆驼，对身旁那些拯救牲灵的叶子无动于衷，因为它们

再也没有咀嚼的力气了。

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一是往骆驼的鼻孔里灌水直到它开始受潮；另外就是在它的胯下放一把火。可他既无足够的水又没大量的柴，此外，哪种办法都不太可能奏效。

不管怎么说，这会儿也该歇一下了。毒辣辣的太阳高照着，撒哈拉正进入漫长的夏季，中午阴凉处的气温能达到华氏110度。

没卸骆驼，他打开一个包，取出帐篷，又情不自禁地四下望望：找不到一点儿阴凉——哪儿都是一处糟似一处。挨着垂死的骆驼，他在山顶支起了帐篷。

他盘腿坐在帐篷口生火煮茶，先抹平一小块沙地，把难得的干树枝堆成一堆，点着了火。水烧开后，他用游牧人的那种方式沏茶，把茶从罐子里倒进杯子，加上糖，然后倒回罐里再沏，这样三番几次，最后沏出的茶既浓郁又香甜，是这世上最令人精神振奋的佳饮。

啃着海枣，看着骆驼渐渐地死去，等待着太阳越过中天，他的镇定性经受着考验，他已经在沙漠里走过了漫长的路，足足有一千多英里。两个月前，他从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阿盖拉出发，一直往南走了五百英里，经过贾洛和库夫拉，进入了杳无人烟的撒哈拉腹地，从那儿，他折向东，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埃及。他横穿了西部沙漠的戈壁滩，在哈尔加附近往北走，现在距离目的地已不远了。虽然他熟悉沙漠，但他还是惧怕它——所有的聪明人都惧怕，即使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游牧部落也同样如此。不过，他从没有被这种畏惧所羁勒、所慑服，让它消磨了精神活力。不幸总是难免：确定行进方向时的偏差使你与水井相距一、二英里交错而过；水袋开绽漏

水；好端端的骆驼上路一、二天后突然得病。对此你只能说：“这是真主的旨意。”

太阳终于渐渐西沉了。他看着骆驼背上的负载，不知道自己已能扛得了多少。一共有三只欧洲式的小手提箱，二重一轻，都重要。还有一只小包，装着衣服、六分仪、地图、食物和水袋。这就够多的了，他只得扔掉帐篷、茶具、炊罐、日历和驼鞍。

他把三只箱子捆成一捆，衣服、食物和六分仪都拴在顶上，用一根布条把所有的东西都绑紧，两只胳膊穿过布条，象背帆布包似的把包袱背在后面，羊皮水袋就挂在胸前，任其晃荡。

负担甚重。

三个月前，他身强体壮，可以这样背一整天，晚上还接着打网球。现在，沙漠削弱了他，体内唯有水份，皮肤多处伤肿疼痛，体重已减少了二、三十磅。没有骆驼，他举步维艰。

手中握着指南针，他迈开了步。

指南针指向哪里，他就走向哪里，不敢有一丝绕山而行的念头，他是精确计算这最后几英里路的方向的，一丝一毫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几百码生死攸关的歧途。他缓缓地迈着长长的步子，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畏惧，心思都集中在指南针和沙子上。他竭力忘却了倍受摧残之躯的疼痛。由于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因而也谈不上使劲，只是机械地把腿向前迈去。

天色渐晚，气温下降。喝掉了不少水，吊在脖子上的水袋也轻了。他不愿意考虑还剩多少水，每天喝六品脱水，他算过，知道已不够一天的了。一群鸟唧唧喳喳地从头顶上飞过。他手搭凉棚往半空望了望，认出是沙漠中类似棕鸽的飞禽列希滕斯坦沙鸡，一早一晚飞去喝水。它们和他的前进方向一致，

这说明他没走错，可他并没因此而欢欣鼓舞，因为沙鸡有时也得飞五十英里才能抵达水源。

此时，天边聚起了云彩，沙漠转凉。身后的太阳落得更低，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黄色气球，顷刻，一轮明月便挂在了紫色的天空。

他考虑是否停下来，没有人能够整夜赶路，可是他既无帐篷，又没大米和茶叶。此外他确信离水并不远了。根据计算已经该到了。

他继续往前走。沉着冷静渐渐丧失，他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与沙漠作拼搏，而看来沙漠快要获胜了。他又想到了撇下的骆驼，疲惫衰竭，卧在了丘顶，平静自如，等待着死亡。他想，他不会束手待毙，一旦死亡不可避免，他会冲上去和它相会。对他来说，用不着痛苦的时间和渐渐的疯狂，那有损尊严。他有刀。

这个念头令人悲观失望，使他难于继续抵御恐惧。月亮下山了，在星光的照耀下，眼前依然明亮。他看见妈妈站在远处，说：“可别说我从没警告过你！”他听见火车随着他心跳的节奏嘎嘎嘎嘎缓缓地开过，路边的小石块象蹦蹦跳跳的耗子一样窜动。他闻到了烤羊肉的味，挨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他看见灿烂的火光中烤着肉，旁边有个小男孩正啃着一块骨头，火堆四周支着一些帐篷，打上脚绊的骆驼嚼啃着零零散散的荆棘，不远处，水流潺潺。他已进入幻觉。梦中，人们抬头望着他，不胜震惊。一个大个子站起来说了句话，这位风尘之人扯住自己的裹头巾，擦开一点儿，露出了脸庞。

大个子凑近了些，吃了一惊，说：“我的兄弟！”

远方来客终于明白这并非虚幻，淡淡地笑了笑，倒了下去。

醒来之际，有那么一阵儿，他以为自己又复归孩童，成年后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

有人摸着他的肩头，用沙漠里的方言在喊：“醒醒，艾哈迈德。”好多年没有人叫他艾哈迈德了，他感觉到自己裹着条粗糙的毯子，正横躺在冰凉的沙地上，脑袋包在裹头巾里。他睁开双眼，看见壮丽的日出，就象一道笔直的彩虹映照在一片漆黑的天边。冰冷的晨风吹过他的脸庞，就在这时，他再次感受到了十五岁时的全部困窘和不安。

他第一次在沙漠中醒过来的时候，感到完全茫然无顾，他曾这样想：爸爸死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爸爸。《可兰经》的有关章节连同母亲用德语偷偷传授的点点滴滴信条教义一起闪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起最近青春期割礼时的剧痛及随后男人们祝贺他终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一个真正男子汉的欢呼和枪鸣。之后，便是火车上的漫长旅行、对沙漠里兄弟们的揣测，不知他们是否鄙视他那苍白的身躯和都市作风。当他轻快地走出火车站时，曾看见两个阿拉伯人挨着骆驼，坐在火车站广场上的尘土中，浑身上下裹在老式的袍子里，只在裹头巾上留道缝，露出黝黑难测的眼睛。他们把他带到井边，除了打手势，谁也不跟他说一句话。真是可怕。到了晚上，他察觉这些人都不用厕所。万分窘迫之下，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去问。起初大家都楞住了，接着哈哈大笑。原来大家以为他不懂他们的语言，每个人还都跟他打手势；而他又是用儿语打听厕所的，这就更让人忍俊不禁了。有人告诉他走到帐篷圈子外面一点儿，蹲在沙地里。打这以后，他便不再提心吊胆，因为这些人虽是铁石心肠，但并非不良之辈。

看着沙漠里的第一次日出，他的心中掠过所有这些思绪，

二十年后，这些思绪随着“醒醒，艾哈迈德”的呼唤声又重新涌现在脑海，就象昨日难受的记忆一样历历在目，令人痛苦不堪。

他突然一下坐了起来，以往的思绪如同早晨的云彩一样一扫而光。为了一项事关重大的使命，他已穿过了沙漠，他已找到了水井，这不是幻觉，象以往每年这个时候一样，他的兄弟们就在这里。他精疲力尽地倒下了，他们把他裹在毯子里，让他睡在火堆旁。想到了那宝贝行李，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慌——来到这儿的时候，他还背着它吗？——接着，他看见了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脚下。

伊斯美尔正蹲在他的身旁。从前他也总是这样，他俩在沙漠里一起度过的童年岁月中，伊斯美尔早晨从来没有比他起得晚。这会儿，他说道：“你心事重重，兄弟。”

艾哈迈德点点头：“打仗了。”

伊斯美尔捧来一只嵌着珠宝的小碗，里面盛着水。艾哈迈德用手指蘸了蘸水，擦擦眼睛。伊斯美尔走了，艾哈迈德站了起来。

一位不言不语、驯服的女人给他送来茶水，他接过来谢也不谢，迫不急待地喝起来。周围的人们不急不忙地安营扎寨时，他吃了些凉米饭。看来，家族中的这一支仍然挺富足：有好几个佣人，不少孩子和二十多峰骆驼，附近的羊群仅仅是一部分，其它的放牧在几英里外，另外还有更多的骆驼。夜里，它们四处游荡，寻找草叶。虽然它们都上了脚绊，但有时也会跑得无影无踪。这会儿，男孩子们一定正在把它们赶拢到一起，就象他和伊斯美尔从前那样。虽然牲口都没有名字，但是伊斯美尔对每一头都知根知底。他会说：“这是死了好多女人的那年，

我父亲送给他兄弟阿布戴尔的那头公驼，后来它瘸了，我父亲就又送了一头给阿布戴尔，把这头牵了回来。看见吗？它现在还是一瘸一拐。”艾哈迈德对骆驼已颇为了解了，可他从未完全象游牧人那样对待骆驼。他记得昨天他没在那垂死的白骆驼屁股底下点上一把火，而伊斯美尔则会这么做。

艾哈迈德吃完早饭，又来到行李旁边。箱子都没上锁，他打开顶上面的那只小手提皮箱，看着整整齐齐摆在长方形箱子里袖珍无线电台的电键和调谐度盘；一下勾起了一幕幕生动的回忆：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柏林；一条叫梯尔皮特促菲的林荫大道；一座用沙岩造的四层楼房；迷宫般的过道和楼梯；一间有着两个秘书的外办公室；还有一间内办公室，里面稀稀疏疏摆设着桌子、沙发、文件柜、小床，墙上挂着一幅咧着笑嘴的日本精灵画和一幅署名弗朗哥的像片；挨着办公室可以俯视兰德威尔运河的阳台；一对德国种小猎狗和一位华发早生的将军；将军说道：“隆美尔要我派一名特工打入开罗。”

箱子里还放着本书，是一本英语小说。艾哈迈德无聊地念了念第一行：“昨夜，我又梦见我去了曼德雷。”一片折叠着的纸从书页中飘落出来，艾哈迈德小心翼翼地拣起来，放了回去。他合上书，把它重新放进箱子里关上。

伊斯美尔站在他的身旁，问：“打老远来的？”

艾哈迈德点点头。“从利比亚的阿盖拉来。”这些地名对他兄弟来说是毫无所指。“我从海边来的。”

“从海边！”

“是的。”

“就你一个人？”

“出发的时候还有几峰骆驼。”

伊斯美尔肃然起敬：就是游牧人也没走过这么长的路啊。他还从未见过海呢。他说：“可为什么呢？”

“跟这场战争有关。”

“为了谁能待在开罗，一伙欧洲人和另一伙欧洲人在打仗——这跟沙漠的儿子们有什么相干？”

“我母亲那边的人参战了，”艾哈迈德说。

“人应该随着父亲。”

“可要是他有两个父亲呢？”

伊斯美尔耸耸肩，明白了其中的难处。

艾哈迈德提起关好的箱子，“你能帮我保存这个吗？”

“行。”伊斯美尔接了过来，“这仗谁能打赢？”

“我母亲这边的人。他们就象游牧人一样——他们傲气、严酷、强大，他们就要统治这个世界了。”

伊斯美尔笑了，“艾哈迈德，你老是迷信沙漠里曾有过狮子。”

艾哈迈德还记得：在学校时，他听说沙漠里曾有过狮子，而且有些狮子可能活下来了，它们藏在山里，靠食鹿、大耳狐和野羊生存。伊斯美尔不信他的。当时这场争论似乎是万分重要，他俩几乎要吵了起来。艾哈迈德咧嘴一笑，说：“我还是相信沙漠里的狮子。”

兄弟俩相互打量着，五年没见面，世界已经变了。艾哈迈德思忖着他该讲些什么：1938年贝鲁特的决定性会议，他的柏林之行，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伟大之举……所有这一切对他的兄弟都毫无意义，而伊斯美尔可能同样也在思考过去五年中他的事情。自从孩童时一起去麦加朝觐，他们就一直深切地爱着对方，可是俩人从来就没有什么话题。

过了一会儿，伊斯美尔转身走了，把箱子提进了自己的帐篷。艾哈迈德用碗舀了点水，打开一只包，拿出刷子、镜子、刮胡刀和一小块肥皂。他把镜子支在沙地里，调调角度，动手解开缠在头上的裹头巾。

镜子里的面孔让他吃了一惊。

素日他那饱满光亮的前额已疮疤遍布，双眼胀痛，眼角满是皱纹，黑呼呼的胡子缠结在一起，蓬乱地附在棱角分明的脸颊上，硕大的鹰钩鼻子上的皮肤通红皴裂。他张开起了泡的嘴唇，看见原先洁白整齐的牙齿沾满了污垢。

他刷上肥皂，开始刮脸。

原先那副面孔渐渐地露了出来，这面孔与其说英俊不如说强悍，常常带着他熟悉的、在较为孤独时的那种微微放荡不羁的表情。可是，它现在却遭受了摧残。为此他带了一小瓶芳香膏穿过了数百英里的沙漠地带，可他没抹上它，知道这玩意儿此时肯定会叫人疼痛难忍。他把它送给了一个盯着他的小女孩，女孩拿着这个礼品高高兴兴地走了。

他提着包走进伊斯美尔的帐篷，把女人们都轰了出去，然后脱掉沙漠里穿的罩袍，穿上雪白的英格兰衬衣，打上条纹领带，套上灰色袜子，再穿上一套格子西服。穿鞋时，他发觉两脚肿了，要把它们塞进硬邦邦的新皮鞋里真是痛苦不堪。可他总不能身上穿着欧洲式的西服，脚上套着用橡胶轮胎做的在沙漠里凑合一时的凉鞋。最后，他用折刀把皮鞋豁开了一点，松松快快地穿了进去。

他还缺点儿别的：一个热水澡，理个发，清凉的溃疮镇痛膏，一件绸衬衣，一只金手镯，一瓶冰镇香槟和一个温情柔媚的女人。所有这一切他都得慢慢地等待着。

走出帐篷时，游牧民们象打量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他拿起帽子，提起剩下的一重一轻两只箱子。伊斯美尔拿着一只山羊皮水袋向他走来，兄弟俩拥抱在一起。

艾哈迈德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检查了一下证件。看着身份证，他再一次意识到他是亚历山大·渥尔夫，年纪34岁，来自开罗花园城的橄榄别墅，是一名商人，种族——欧洲人。

他戴好帽子，提起箱子，踏着拂晓的清涼，上了那从沙漠到城市的最后几英里路。

这条伟大的古老商旅之路，这条渥尔夫所走的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跨越广袤空寂沙漠的路，穿过山峦中的一个隘口，终于并入了一条通常的现代公路。它就象是上帝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一边是一片黄色、尘土厚积的荒芜山丘，另一边则是水渠纵横的棉田。弯腰劳作于田间的农民们身上穿着简单的棉布条纹衬衫，而不是游牧人那种笨重的防护性罩袍。沿着路往北走，嗅着附近尼罗河上吹来的凉爽湿润的微风，望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文明景象，渥尔夫重新开始感受到了人性。田野中零零散散的农民看上去也不再象是成群成群的人了。终于，他听见了一辆汽车的引擎声，而且知道这并没有危险。

车子从阿西尤特城那个方向往这儿开来，它拐过一个弯，闯入了视野。他认出是辆军用吉普。车子驶近了，他看见车上的人穿的是英国陆军军服，意识到这下是刚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

他不慌不忙镇定下来，心想，我有到这里来的种种理由。我出生在亚历山大，我的国籍是埃及，我在开罗有一座房子，我的证件全是真的，我是一个有钱人，一名欧洲人，一名深入

敌后的德国间谍。

吉普车带着一团尘雾嘎地一声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来，军服两肩上各有三颗布星，是个上尉。他看上去极其年轻，走起路来一颠一跛。

“你是从哪儿来的？”上尉问。

渥尔夫放下箱子，翘起大拇指往肩后一指，“我的车坏在沙漠半道上了。”

上尉点点头，当即接受了这种解释。对他或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从来不会有欧洲人徒步来到这个地方。他说：“最好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渥尔夫把证件递过去。上尉仔细看看证件，然后抬起头望望。渥尔夫思忖着：或许柏林方面有漏洞，而在埃及的每个军官都在搜查我；或许我上次走后他们更换了证件，我的已经过时……

“看样子你快累垮了，渥尔夫先生，”上尉说：“走多长时间了？”

渥尔夫意识到他那遭受折磨的面容可能会从另一位欧洲人那里得到一点有益的同情。“从昨天下午开始，”他脸上带着并非完全装出来的倦容，“我迷了一点儿路。”

“你在露天待了一整夜？”上尉紧盯着渥尔夫的脸。“我的天哪，我想你是待了一夜。你最好搭我们的车吧。”他转身冲着吉普车叫道：“下士，把这位先生的箱子接过去。”

渥尔夫张口刚要表示拒绝，紧接着赶紧闭上嘴。走了一夜路的人只会对有人接过行李感激不已。拒绝不仅会漏了马脚，还会让人注意到手提箱。当下士举起箱子放进了吉普车后面时，渥尔夫心头又是一沉，发现他竟糊里糊涂地没上锁。他想，

我怎么会这么蠢呢？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还是沙漠里的那套作法。在那儿，一星期能碰见一个人就是万幸了。而且怎么也不会有人去偷一台得插上电源的无线电发报机。他一下警觉到了所有的错误举动：他在观察太阳的位置变化，嗅闻哪儿有带水汽的空气，计算走了多远的路程，留神察看着天边，仿佛在寻找一株孤树，好在白天的暑热中躲在树荫里歇息一下。现在，他必须忘掉那一切，转而考虑警察、证件、锁以及扯谎。

他爬上了吉普车，决定要多加小心。

上尉上了车，坐在他旁边，对司机说：“回城。”

渥尔夫横下一条心把谎扯到底。当车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拐弯时，他开口问道：“有水吗？”

“当然有。”上尉把手伸到自己座位下面，拉出象大瓶威士忌那样用毡子包住的一只锡壶，拧开盖，递给了渥尔夫。

渥尔夫猛喝了一气，至少灌了一品脱，说了声“谢谢”，然后把壶递回去。

“你是渴坏了，这不奇怪。噢，对了，我是纽曼上尉。”他把手伸了过来。

渥尔夫跟他握了握手，更仔细地端详起这个男子。他虽然年轻，约莫刚刚二十出头，面庞稚嫩，额头留着男孩子那样的发式，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可是举止中却过早地带着讨厌的兵油子味。渥尔夫问道：“参加过什么军事行动吗？”

“有一些。”纽曼上尉触摸着自己的膝盖。“在西莱奈卡把腿弄成了这个样子，这也是他们把我派到这个既小又没劲的小城来的原因。”他咧嘴笑笑，“说真的，我不希望回沙漠里去，可我想干点比照管这离战场几百英里远的商店更有意义的

事。我们经历的战斗也就是城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你的口音是哪儿的啊？”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与前面话题毫无关系，令渥尔夫吃了一惊。纽曼上尉是个才智过人的年轻人，渥尔夫想，这肯定是故意的。幸亏渥尔夫早有准备。“我父母是从南非迁到埃及的布尔人^①。我从小讲非洲公用语和阿拉伯语。”他踌躇了一下，害怕越急越说不清楚，反而显得心余力绌。“‘渥尔夫’这个名字原是个荷兰名字，我按照出生的城市名字把教名取作阿莱克斯^②。”

纽曼好象饶有兴趣，“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

渥尔夫这也准备好了。“我在上埃及好几个城市里都有生意买卖。”他微笑着，“我喜欢给他们来个不期而至。”

他们驶进了阿西尤特城。按照埃及标准，这是个大城市了，有工厂、医院、一所穆斯林大学、一座著名的女修道院以及六万名左右的居民。渥尔夫刚想提出把他撂在火车站，纽曼开了口，避免他犯了个错误。“你得找个修车厂，”上尉说：“我们把你送到纳西夫修车厂去，他有辆拖车。”

渥尔夫硬着头皮说了声“谢谢”。他干咽了一下。还是想得不全，转得不快，真希望能够振作起来，他想，都是这该死的沙漠，叫我反应迟钝。他看看表，还有时间到修车厂过一下，然后去赶开往开罗去的日班车。他思考着都要做些什么。他得走进去，因为纽曼看着呢。之后，当兵的就会乘车离去。渥尔夫还得订购一些汽车零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告辞去车

① 非洲南部的荷兰人后代。（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译者

② 亚历山大的昵称。